

由院藏《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之裝幀談起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係一部因《四庫全書》纂集而成的工具書，於研究中國古代典籍極具指引參考作用，甚且之後的藏書家都以其為收藏和查閱書籍的重要指南。本院典藏之《四庫全書簡明目錄》裝幀形制含括有卷軸裝、冊頁裝、包背裝與線裝，其間蘊涵著皇室工藝審美意識，充滿「皇權至上」的設計風格和至尊品質，形成了中國古籍特有的裝潢藝術風格。

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乾隆下詔採訪遺書開啓了纂輯《四庫全書》的序幕，次年四庫全書館建立，至四十九年（一七八四）陸續完成文淵（一七八一）、文源（一七八三）、文溯（一七八二）及文津閣（一七八四）四部。（註一）

期間並將收錄之典籍纂成《四庫全書總目》（或稱《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以下簡稱《總目》）。篇幅高達二百卷之《總目》，當時線裝合計多達百餘冊，不僅檢索不便，所佔空間亦是可觀。因此乾隆於三十九年（一七七四）即提出編纂《四庫全書

簡明目錄》的想法：
至現辦《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多至萬餘種，卷帙甚繁，將來鈔刻成書，繕閱已頗為不易，自應於提要之外，另刊簡明書目一編，祇載某書若干卷，註某朝某人撰，則篇目不繁，而檢查較易，俾學者由書目

而尋提要，由提要而得全書。嘉與海內之士，考鏡源流，用昭我朝文治之盛。著四庫全書總裁等，遵照悉心妥辦，並著通諭知之。

經過八載，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終於完成《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以下簡稱《簡明目錄》）二十卷，其內容包括：《四庫全書》著錄之典籍與其簡略提要、部分案語等，而排除了存目之書。《簡明目

錄》確能精確指引使用《四庫全書》此部龐大叢書之子目，提高索書的效率。即便如此，乾隆仍覺不足而在《題文津閣》詩中注語云：「令紀昀別刊簡明書目一編，祇載某書若干卷，註某朝某人撰，以便繕閱，然已多至二十卷，檢查亦殊不易。」（《御製詩五集》卷六十七）

以親寫本印之（石印本），書畫處則藏有此紀昀親筆手寫本。上述二十卷與不分卷同為本院所藏之《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其裝幀形制含括有卷軸裝、冊頁裝、包背裝與線裝。而本文筆者則以原清宮所藏之五部《簡明目錄》淺談典籍功能與裝幀形制所展現之風貌。

卷軸裝幀之書法藝術品

乾隆四十一年（一七七六）文淵閣建成，四十七年（一七八二）第一部《四庫全書》入藏，文淵閣係七閣中唯一位於宮中且為皇帝的藏書與閱讀處所，本院所藏《文淵閣陳設冊》著錄：「《簡明目錄》四卷 紫檀罩蓋匣盛」與《文淵閣陳設圖》「文淵閣仙樓東稍間寶座陳設」之著錄與陳設記載可知，文淵閣中陳設有一部置於紫檀罩蓋匣之四卷《簡明目錄》，即清乾隆年間紀昀之手書不分卷本。該帙著錄係經、史、子、集四部，分別裝幀為四卷卷軸，原書現藏北京故宮圖書館，每卷前未各鈐有「乾隆御覽



圖一 《辦理四庫全書檔案》，北平市：國立北平圖書館，1934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館藏書



圖三 清 紀昀 《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子部）》 原避暑山莊文津閣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卷，經，縱八寸八分，橫一丈三尺六寸二分，計四百四十九行。第二卷，史，縱同，橫一丈二尺四寸五分，計四百一十七行。第三卷，子，縱同，橫一丈七尺零三分，計五百七十二行。第四卷，集，縱同，橫二丈二尺四寸三分強，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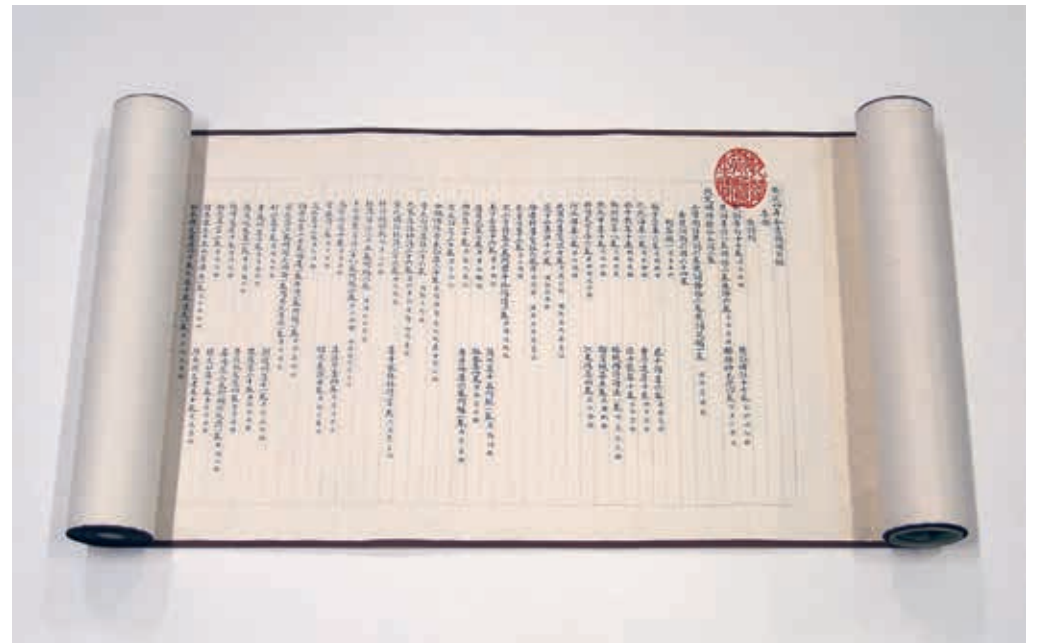
七百六十一行。卷末均題臣紀昀敬書，印二，臣、昀，均未文，前後標綾上，分鈐避暑山莊、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文津閣寶、八徵耄念之寶等璽。
待民國二十二年之中央政府會議第三七七次會議決議，將「古物陳

列所存物品劃作中央博物院基本物品」，此件清代紀昀所書之《簡明目錄》亦即成爲中央博物院藏品。又據民國三十八年十一月編印之《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存台文物品名及件數清冊》〈第一批字畫類〉著錄編號：「381.385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卷」，

之寶」印記。本院所藏爲民國十年之石印本，同以卷軸宋式錦裱裝四卷，置於木盒中，係曾任本院管理委員會常務委員與外交部長葉公超（一九〇

四—一九八一）先生捐贈，盒內貼有「國贈」編號28185-28188之標籤，盒蓋陰刻「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 經史子集 臣紀昀謹書」，筆者推判此

清紀昀書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四卷 烏絲闌（欄），紙本，楷書。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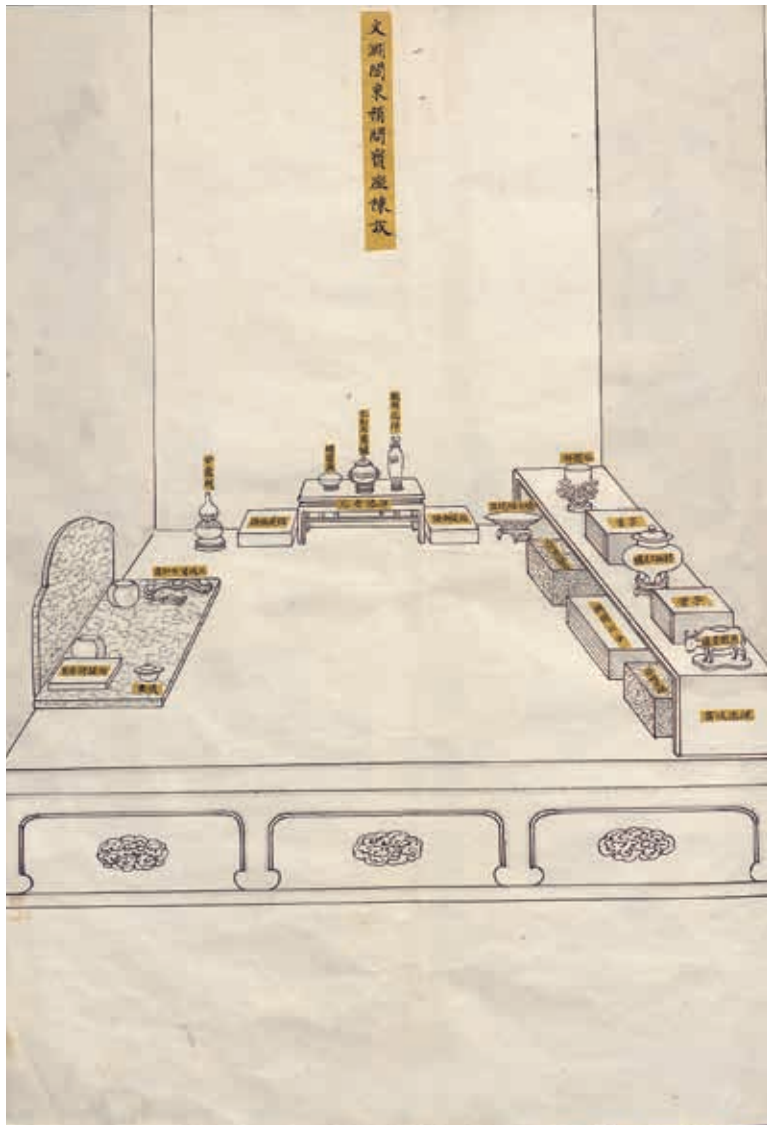
圖二 《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 民國10年石印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件可能係原件石印複製之國寶贈禮。
紀昀親筆「敬書」之《簡明目錄》，除上述之外，目前可見者尚有二種不同的版本，一爲現藏於本院書畫處原藏文津閣者，以及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原文源閣藏本之《簡明目錄》（「護帙有道」展件），比對書寫條目，稍有不同，實爲紀昀依各閣藏書，親筆書寫之真實紀錄。

原藏於熱河承德避暑山莊之文津閣藏本《四庫全書》於民國二年歲杪，與行宮各處陳設物品，運回北平，歸入新成立之「古物陳列所」，藏於文華殿內。惟宣統元年（一九〇九）清學部決議將之交由京師圖書館典藏，至民國四年教育部幾經交涉，文津閣藏本《四庫全書》終得轉發京師圖書館典藏。然此四卷之《簡明目錄》並未隨全書移藏，而是以「坊間刻本甚多，圖書館不難購備」之由，繼續存藏於古物陳列所。據民國十四年何煜主編之《內務部古物陳列所所書目錄》記載：



昭仁殿三處存書保持原狀外，其餘散存他處的書籍皆集中於壽安宮，分善本書庫、普通書庫與殿本書庫存放，據曾任職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專員陶湘（一八七一—一九四〇）民國二十二年所編《故宮殿本書庫現存目》類目「目錄」項記有：「《四庫全書簡明



圖五 《文淵閣東稍間寶座陳設圖》 收入於《文淵閣陳設圖》清內府圖繪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目錄二十卷》寫本二十冊」，所指即本部，另於「欽定」項下之「文淵閣四庫全書」附錄中記載：「《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一筐 四卷 寫本」，即前紀昀手書不分卷本，說明當時《簡明目錄》於壽安宮圖書館的藏書狀況。

隨故宮博物院文物南遷。戰後復原期間，行政院於民國三十八年將古物陳列所留存北平之文物與所轄之館舍歸



圖四 《內務部古物陳列所書畫目錄》，北京：京華印書局，1925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館藏書

併故宮博物院，而南遷之文物則全數撥交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民國五十四年兩院合併遷入臺北外雙溪，所以此件源自承德避暑山莊之文物，先屬古物陳列所，再撥交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之文物，亦成爲本院藏品。

紀昀係《四庫全書》之總纂官，並奉敕撰寫定《總目》與《簡明目錄》。而由其親筆書寫之《簡明目錄》則更具代表性，在古物陳列所時期已視之爲書法作品，除了目錄的文本意義外，更多了藝術作品的價值。

巾箱陳設函套典雅之御覽本

清代宮廷處處可見圖籍陳設於皇室成員的生活居所內，由清宮陳設檔案紀錄可見其數量之多，可謂歷代之冠。《文淵閣陳設冊》〈文淵閣東稍間寶座陳設〉著錄：「《簡明目錄》四套 計二十本 舊雕漆匣盛」比對《文淵閣陳設圖》「文淵閣東稍間寶座陳設」，又據民國十四至十六年清室善後委員會之《故宮物品點查報告》（第三編，養心殿物品目錄，卷

二華滋堂燕喜堂）記錄，清季以來，此件清乾隆間內府烏絲欄寫本《簡明目錄》已轉貯於養心殿的華滋堂或燕喜堂中，後二者是養心殿的附屬建築，當年清室善後委員會點查小組進行清點時，《簡明目錄》係以「呂一八七四」名之「木盤」，後附七個編號之二：「1. 御筆文淵閣記，2. 抄本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共二十本帶木匣）四函……」。

此部四函二十冊巾箱本，每冊書前鈐「乾隆御覽之寶」，書後鈐「古稀天子」印記，封面以「金粟山藏金紙」線裝，以卍字流水紋錦函套，經史子集各一函，置於剔黑湖石花鳥長方漆盒（長五一·五，寬三一·五，高一·三公分）內，盒蓋面以紅漆卍字錦地，上飾湖石、四隻常尾鳥、花卉、果實與枝幹，紅黑相襯，古意典雅，亦表示連綿不斷永無盡頭的吉祥象徵。

民國十五年整理故宮文物，聚集內廷所有書籍，於壽安宮舊址設圖書館，當時宮中除文淵閣、摘藻堂、

萬帙千篇劃而爲一的皇室用書

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入藏，七月十九日永瑆即謹奏《簡明目錄》告成，並奏：「擬將《簡明目錄》繕寫正本，陳設於經部第一架第一層之首；其《總目提要》及《考證》全部，臣等均擬繕寫正本，於文淵閣中間東西御案上次第陳設。此係全書綱領，未便仍分四色裝潢，應請用黃絹面頁以符中央土色，俾卷軸森嚴，益昭美備。」（註三）又據《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四十八年二月二十七日記載，遵旨纂出之《簡明目錄》二十卷，「蒙皇上欽定發下，繕寫四分於四閣陳設」，其中第一分已繕出，並「於本（四十八）年正月送武英殿裝潢」，其餘三分現正校對，亦將繕寫完竣。

《四庫全書》書籍的裝潢形制在乾隆三十八年辦理四庫全書處已先議定上奏，仿《永樂大典》之例，「裝潢用杉木板爲函，以防蠹損，俟欽定後，即將應用各色素絹，行文該織造處，如式織辦備用。」文淵



圖七 《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 清內府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六 《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 清乾隆間內府烏絲欄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八 《欽定四庫全書分架圖》 經部第一架 清內府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閣本內文以浙江上等開化紙繕寫，軟素絹為書衣包背，每部書上下以香楠木片夾護，束之綢帶，貯於楠木書匣。書衣據乾隆《御製詩五集》卷十七〈文淵閣作歌〉詩注云：「經誠元矣標以青，史則亨哉赤之類，子肖秋收白也宜，集乃冬藏黑其位」，分別以象徵四季的顏色來標明類別，以本院所藏文淵閣《四庫全書》驗之，經部以綠色絹、史部以紅色絹、子部以藍色絹、集部以灰色絹。《總目》與《簡明目錄》以黃色絹、分為五種顏色，分別列架，再按函次分別放置於固定書架上，並繪有《四庫全書排架圖》，圖上亦按書衣的顏色標明排架，此種裝潢方式既精緻美觀，又防潮防蛀，保護了書籍，更顯現出其陳列性的功能，與易於辨識取閱的重要訴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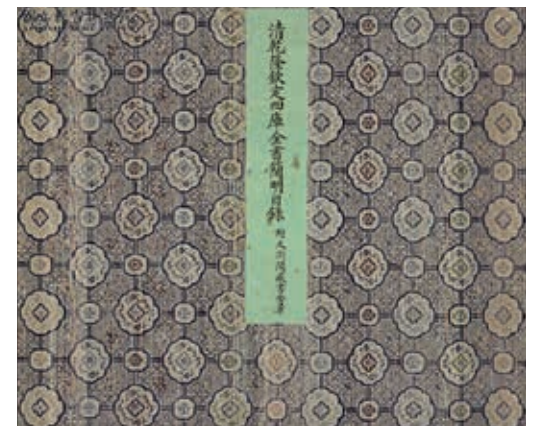
文淵閣原鈔本《簡明目錄》所著錄之書以文淵閣所藏四庫全書為限，每半葉八行，行二十一字，版式與《全書》相同，每冊書前正文第一頁鈐「文淵閣寶」，書末則鈐「乾隆御覽之寶」兩朱印記。據宣統九年（民



圖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冊頁 民國10年石印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九 《清查欽定四庫全書架榻函卷考》 經部第一架紀錄 民國6年朱絲欄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 《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 民國10年石印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國六年，一九一七（內務府編《清查欽定四庫全書架榻函卷考》與《欽定四庫全書分架圖》皆紀錄了經部第一架所放置的即為本部十七冊三函的《簡明目錄》。整體而言，為美觀與便於識別與《四庫全書》裝幀形制一致，採用包背裝，展現了與《四庫全書》萬帙千篇劃為一之皇室風格，又以代表中央土色的黃絹面頁包背，突出識別與提綱挈領的意義，呈現卷軸森嚴，益昭美備。

精緻端正之國家禮讚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各國間和平之聲四起，歐美諸國對東方儒術與文化皆頗欽慕，北洋政府亦極力參與國際事務，大總統徐世昌（一八五五～一九三九）即倡議印行《四庫全書》，分贈各國，闡揚中國文化之至意，法國巴黎大學更因肯定其印書之舉授予徐世昌總統榮譽博士。民國九年（一九二〇）文淵、文津、文溯三閣《四庫全書》，皆貯於燕京，印行之事由朱啓鈴（一八七二～一九六四）督理，葉恭綽（一八八一～一九六八）主領其事，擬以文津閣本按原書影印，計畫印行一百部，分贈各國，惟印行的經費龐大，北洋政府無力籌措費用，此次景印付之東流。當時，朱啓鈴曾奉命代表徐大總統赴法接受榮譽博士頒贈，便道英、意、比、美、日各邦考察印書事宜。朱啓鈴於《文淵閣藏書全景後記》一文中記：「出國時，以文淵閣藏書內景製彩色版十二幅，裝潢成冊，投贈各國皇室學府，用作美

藏書家都以其為收藏和查閱書籍的重要指南。書籍裝幀的首要原則為實用性與功能性，而對參考工具書而言，方便參閱應是首要原則，本次「護帙有道」展出之清乾隆間內府烏絲欄寫本《簡明目錄》，舊藏於養心殿，養心殿自雍正皇帝始即為皇帝生活與處理政務的地方，此帙以巾箱線裝，小巧便於翻閱，按部類分為四函，易於查檢，置於精心設計的漆盒中，因其首要讀者為一國之君，在裝幀上呈現其經典性與皇室精緻感。另一展件紀昀手書卷軸裝《簡明目錄》，則以一部類一卷的方式，補強了卷軸裝不易翻檢的缺點，而顯現出更多編撰者紀昀手寫書家的儒道傳統藝術風範。

文淵閣的《簡明目錄》陳設於經部書架第一架的首位，在一完整包背形制的群體，有其劃一性，又取得全書的首要入門之位，展現了與《四庫全書》萬帙千篇劃一皇室風格，又以代表中央土色的黃絹面頁包背，突出識別與提綱挈領的意義，呈現卷軸森嚴，益昭美備。舊藏養心殿的民國十年石印本《簡明目錄》，雖與清宮皇室無直接關係，但其代表了民國初期向世界開放的決心，而透過典雅精緻的裝幀方式包裝古籍以展現中國文化的精髓。

今日大眾閱讀方式改變，謂為時尚的是無實物載體的電子書，無裝幀需求，而中國古籍之美，裝幀是一不可或缺的要項，尤其是宮中藏書，更是融入皇室審美思維，上述《簡明目錄》內容主題相近，卻以不同的裝幀形制顯現古書莊重典雅氣質與皇室精緻，兩者兼具的裝幀方式，展現了收藏與學術並重的特色。

作者任職於本院圖書文獻處



圖十二 文淵閣藏書全景之一 收錄於《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 民國十年石印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雁。」

又據《故宮物品點查報告》原藏養心殿編號「呂字一〇四七 清乾隆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一冊（附文淵閣藏書照片全景）」比對之，此部即「投贈各國皇室學府」之贈書。此帙與民國十年石印本紀昀手書本相同，僅改卷軸為冊頁。全函共五十冊頁，採上下開合之推篷裝，面和底則加上裝裱宋式錦的硬版，上題「清乾隆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小字「附文淵閣藏書全景」，置於相同織錦六合雲頭函套。此套以改裝紀昀手寫《簡明目錄》的卷軸裝為冊頁裝，搭配十二張含有文淵閣、宮中建築與四庫全書等圖片十二張，以精密細緻的宋式錦紋樣裝幀，明麗古雅，整件印製精良，裝潢開本廣闊，完全顯現出中國古籍優雅大器之特色。

裝幀形制中的藝術與政治

《簡明目錄》係一部因四庫全書纂集而成的工具書，於研究中國古代典籍極具指引參考作用，甚且之後的

註釋

1. 《四庫全書》共抄七部，分別貯於「北四閣」外，又築「南三閣」：鎮江文宗閣，揚州文匯閣與杭州文瀾閣。
2. 本帙係二〇一一年香港中山圖書館贈書，不納入本文探討。
3. 翁連溪，《內府刻書檔案史料彙編》，揚州市：廣陵書社，二〇〇七，上冊，頁三三二。

參考書目

1. 《辦理四庫全書檔案》，北平市：國立北平圖書館，一九三四。
2. 何煜主編，《內務部古物陳列所書畫目錄》，北京：京華印書局，一九三五。

3. 《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存台文物品名及件數清冊》，一九四九。
4. 清室善後委員會，《故宮物品點查報告》，北平市：清室善後委員會，一九二五—一九二七。
5. 陶湘編，《故宮殿本書庫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存目》，臺北市：臺聯國風，一九七〇。
6. 朱啓鈐，《文淵閣藏書全景後記》，《圖書館學季刊》第十卷第二期（一九三六），頁三一—三二六。
7. 劉美玲，《書也要衣裳：披上皇袍的圖書文獻》，《故宮文物月刊》第三二八期（二〇一〇），頁九十八—一〇五。